

許國公奏議
五城奏疏



許國公奏議

吳潛著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許國公奏議（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許國公奏議

此據十萬卷樓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目錄

卷之一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致治之本

奏以釐剩事例并諸司間遺例冊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卷之二

奏以造熟鐵斛斗發下諸郡納苗使用寬恤人戶事 端平二年

奏乞廢隆慶府進賢縣土坊鎮以免抑納酒稅害民滋擾

奏江右諸郡兵荒已將隆興府紹定六年以前官物住催乞行下本路一體蠲免

奏論計畝官會一貫有九害

再論計畝納錢

奏論和戰成敗大計襄宜急救備不可闕

奏乞選養宗子以繫國本以鎮人心 端平三年

奏論士大夫私意之弊 嘉熙元年

奏論制國之事不懼則輕徒懼則沮

奏論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守淮襄之土地

奏申論安豐軍諸將功賞

奏乞選兵救合肥 嘉熙二年 原缺

奏論江防五利 原缺

奏乞重濠梁招信戍守 原缺

奏已差軍勦逐韃賊 原缺

奏論儀真存亡關係江面 原缺

奏論本所圍到流民丁壯攻劫韃寨屢捷置制司忌嫉興謗等事 原缺

奏乞賞功以興起人心 原缺

奏乞令東閩兼領總司以足兵食 原缺

奏乞增兵萬人分屯瓜州平江諸處防拓內外 嘉熙三年

奏條畫上流守備數事

奏論平江可以爲臨幸之備

內引第一劄奏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則無以求亨通之理 嘉熙四年

內引第二劄奏乞遴選近族以係屬人心而俟太子之生

內引第三劄奏論尹京三事非其所能

經筵奏論救楮之策所關係者莫重於公私之糴

奏論國朝庚子辛丑氣數人事

奏乞遵舊法收士子監漕試

奏尹京事併乞速歸田里

奏乞守本官致仕 淳祐元年

奏論天地之復與人之復 淳祐六年

奏論君子小人進退

內引第一劄論今日處時之難治功不可以易視及論大學治國平天下之道 淳祐九年
第二劄論國家變故略與晉同西北之夷狄固當防而東南之盜賊尤不可忽

秋七月因皇子進封忠王遵故事具奏錄進舊來所得聖語乞付史館寶祐三年

奏行周燮義船之策以革防江民船之弊乞補本人文資以任責寶祐四年

奏曉諭海寇復爲良民及關防海道事宜

奏禁私置團場以培植本根消弭盜賊

卷之四

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去處防貴周密寶祐四年

奏給遭風倭商錢米以廣朝廷柔遠之恩亦於海防密有關係

奏創養濟院以存養鰥寡孤獨之民

條奏海道備禦六事

奏乞休致及蠲放官賦攤錢見在錢米增積之數

奏按象山宰不放民間房錢寶祐六年

奏乞就淮西管下歲糴以繼軍食之闕

三月初五日具奏乞歸田里開慶元年

二十三日再具奏乞歸田里

夏四月初九日復具奏乞祠

秋八月初一日具奏乞禡

十三日再具奏乞歸

冬十月一日內引奏劄論夷狄特力中國特禮四事

冬十一月日以韃寇深入具奏乞令在朝文武官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

春三月一日奏論韃賊深入乞充前日之悔悟以祈天永命消弭狄難事景定元年

奏論國家安危理亂之源與君子小人之界限

十四日具奏論士大夫當純意國事

同日具奏四事

上謝恩表

許國公奏議卷之一

宋 吳 潛 著

奏論都城火災乞修省以消變異 紹定四年

臣一介疎賤。假守嘉興。蒙恩召置郎省。於故事當對方齋心服形思。所以告陛下者。迺九月丙戌之夜。繼攸挺災。自宗廟百司。以至萬姓之廬舍。自典章文告。以至公私之貨財。等燔燬燼蕩。爲瓦礫。行人迷往來之路。飛鳥無棲宿之林。死者焦灼。生者暴露。臣不勝悲傷痛悼。竊以爲當言之事。孰大於此。敬陳愚慮。仰瀆淵聰。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至。斷不虛生。且陛下自甲申履位。越一歲而山陽之變作。又一歲而盱眙之變作。又二歲而蘇秀震凌之變作。又一歲而江西福建之寇興。台城飄沒之變作。又一歲而穆椿之警。與逆全之變作。又一歲而西蜀之兵。三衢之寇。與今日回祿之變作。愈變愈異。日迫日危。故太室燬。則幾於無宗祧矣。都省燬。則幾於無政事矣。御史臺燬。則幾於無紀綱矣。祕書省燬。則幾於無文章矣。庫務燬。則幾於無積貯矣。聚廬燬。則幾於無人民矣。此浸微浸削之兆。而非適值偶逢之故也。臣嘗謂水火盜賊干戈之厄。容或可以數言。若乃否而不傾。屯而不喪。有變故而無亂亡。則全在於以德勝。惟我甯考在位三十年。固嘗有火災矣。未聞燔宗廟朝廷也。嘗有水災矣。未聞冒城郭井邑也。嘗有盜賊之患矣。未聞紛擾近輔也。嘗有夷狄之虞矣。未聞陷失連城也。嘗有姦人窺伺矣。未聞一夫竊發於宮掖也。嘗

有歸陞反側矣。未聞叛臣飲馬於江潯也。蓋先帝以節儉仁慈。嚴恭寅畏。格於天而天矜之。則天不怒。暴於人而人亮之。則人不怨。是以有災而旋弭。有變而自消。有艱屯而不至於危亂。今日之事。大非先帝時比矣。淮困於兵。蜀困於兵。江西福建困於兵。嚴衢之間。又垂困於兵。凡大農少府之儲。無不盡困於兵。江浙湖湘。漢頻困於水。而京城之內。又大困於火。軍國空虛。州縣罄竭。加以貪官汚吏。虎噬狼吞。苞苴者二三。席捲者八九。耕夫無一勺之食。織婦無一縷之絲。生民熬熬。海內汹汹。天下之勢。譬如以滴膠腐紙。粘綴破壞之器。而置之几案。稍觸之。則應手墮地而碎耳。以前日晝夜之火。察輦轂軍民之情。議論無端。證狀甚異。萬一不幸。有甚於火者。臣未知所以爲陛下計也。及今改圖。尙可挽回。儻仍掩護。將安所終。臣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惡衣食。必使國人信之。毋徒曰減膳而已。疎擯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曰撤樂而已。閹宦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勿昵。以暗室屋漏。爲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常舞酣歌。爲亂亡之宅。而不淫不佚。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之之心。使三軍萬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相與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昭示意向。以孔明之公道平政理。以楊綰之清德勵風俗。收召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邪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邪說正論。以爲皇極。自京師以達四方。凡監司帥守之爲公論指目者。次第罷遣。以培國家一線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凡衰微敗壞之證。可以徐徐經理。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謹告出

矣。怪異見矣。目前之事。亦浸浸於傷敗矣。引災爲祥。易亂爲治。轉危極而爲安存。是在陛下與二三大臣。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惓惓。惟陛下裁幸。取進止。

奏論重地要區當豫蓄人才以備患事

臣聞說命曰。有備無患。中庸曰。事豫則立。有國有家者。格天大訓也。頃者逆全包藏禍心。窺伺東甸。廟算沈深。人莫測識。儲制臣於秣陵。而密爲江海之防。置虎臣於京口。滌陽。而陰爲犄角之備。一旦有警。亟合江淮之間。故其得以撫舊規。叶新畫。亟頒帥憲之節。故其得以朝聞命。夕會兵。布置轉移。神機迅速。并謀同志。臂指順隨。而逆全固已膽落矣。迄翦凶殘。肅清淮潯。原其機括。實在於斯。此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明驗也。至若閩江三衢。赤子弄兵。關外四州。裔夷侵軼。計其收效之遲速。每恨儲才之有無。招捕更使。則閩寇定。節閩易人。則贛寇定。起家食之彥。固足以紓蜀道之難也。然失之遲。則搶攘而未定。起草屯之臣。固足以慰衢人之心也。然隣於窘。則撫納而僅定。此可以驗無備則患生。不豫則事廢者。厥今內寇粗消。而鴻雁未集。岳牧之臣。若之何而弗遘也。淮服初平。而林杜勸歸。捍禦之臣。若之何而反闕也。臣竊以爲疎矣。臣願陛下察天下之勢。猶人之居室。不可有一隙漏。察天下之人才。猶造室而擇木。不可以一旦求如京師。如吳越。如江淮。如湘廣。如京蜀。凡重地要區。與二三大臣。是究是圖。必惟其人。且蓄之。武庶幾臨事無倉卒乏才之嘆。亦無緩慢不及事之憂。取進止。貼黃。臣聞之道路殘金遣使。欲以淮陰盱眙兩城。求成於我。使其果出於誠。繼好息兵。豈非目前幸事。但臣私憂過計。竊以本朝交金之初。正以幽燕故地。往

以和悞我。我以和自悞。非一日矣。今其衰微喪敗之餘。決無曩時氣勢。然蜂蠆有毒。困獸猶鬪。積其累年絕幣之怨。甯無求快於我之心。萬一姑以和款我。開費我日力。消沮我士心。寬弛我備禦。而彼得以從容暇豫。醞釀姦謀。乘間窺伺。噬臍何及。又況逆全黨類。尙存餘息。豈容以不可必之和議。而廢吾所當嚴之實備乎。臣愚欲望聖斷。戒諭邊臣。精選間諜。察其情僞。修飭守備。防其衝突。和之與否。亟求定論。毋爲遷延兩可。以誤大計。此亦有備無患。事豫則立之誼也。並乞畱神省察。

奏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爲政治之本

臣聞天下有大順。貫通於天人。而綱維於君臣上下。自昔帝王。或肇造區宇。或削平禍亂。或垂世立統。或繼志述事。大抵順之則興。逆之則仆。順之則治。逆之則亂。順之則成。逆之則敗。斷斷乎不可易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易曰。豫順以動。順以動豫。故天地如之。禮曰。明於順。則能守危。傳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皆是物也。比者叛賊獬狴。疆場紛擾。瞰江窺海。聞見驚疑。王怒奮張。廟算堅決。更革內地之牧守。責任邊方之圖帥。矢之天而天默契質之人。而人允協。遂殲元惡。旋復堅城。順之爲效。捷於影響。以此一事。而推之於萬事。無往而非順。則無往而非吉。厥今外虞粗弭。人情頗舒。近輔小豐。穀直漸減。比故冬邊遽之日。與今夏潦降之時。頓寬厥憂。甯不可賀。然警告於天。則星文錯異。百川漲騰。變見於人。則江淮民流。畿甸寇作。東楚雖歸。而兩城猶未下。羌達雖退。而西陲猶未安。忠智懷疑。而不肯赴國家之急。檢壬伺間。而反欲幸朝廷之舊。察證觀形。尋源遡本。無乃設施布置。猶有未順於天者乎。猶有未順於人者乎。猶有悖理而

傷道。干和而召鑒者乎。蓋人主端拱於宮闕。必孝於親。必誠於身。必力戒耽樂。必喜聞忠直。必念閭閻之疾苦。必知稼穡之艱難。必疎使僻側媚。必近正士端人。而後謂之順。二三執政。殫詣於廊廡。必開誠心。必布公道。必與天下均其好惡。必與百姓同其視聽。必進循良忠實之士。必斥險詖暴刻之徒。必崇氣節。必尙廉隅。而後謂之順。內而羣有司百執事。必以公滅私。必以理制欲。必務節儉。必戒奔競。必勤勞振職。必塞謬盡言。必懲吏強官弱之風。必革棄法用例之習。而後謂之順。外而監司郡守。必拳拳奉國。必孜孜愛民。必視公事如家事。必惜官物如己物。必絕囊橐。必止苞苴。必抑豪奪。而矜鰥寡。必先教化。而後刑罰。而後謂之順。夫自天子而達之內外大小之臣。皆周旋於大順之中。協氣薰蒸。至於磅礴。其應於天。則爲景星。爲甘露。爲大祲。爲屢豐。其應於人。則爲孝弟。爲忠義。爲尊君。爲親上。亦曰順而已矣。一或反此。以吾之不順。格彼之不順。就目前之隱憂顯患。長此將安終窮。臣願陛下念祖宗之洪基大業。積累孔艱。察今日之天意人心。維持匪易。恐懼修省。身以順率之。二三大臣而下。咸以順輔之。謂不基平治。致中興。延洪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信也。惟陛下裁幸。

奏以贖剩事例并諸司問遣例冊錢代納江東一路折帛事 端平元年

照對出一介疎晚起自書生。本不閑錢穀之事。誤蒙選擇。俾司餉寄。深惟臣子之誼。不當以劇易爲避就。黽勉低役。亦既逾年。雖曰以賦爲職。然未嘗不爲根本之慮。粵自交印。卽將諸州軍見欠綱米一十七萬有奇。錢一十八萬有奇。并見行鹽繫押綱官吏船戶與夫被攤之人。不下數十百戶。並行蠲除釋放。其諸

州軍合起綱解錢物。仍與立爲中制。不敢肆以租額竭盡疲驚。除應辦過一年零四箇月。經常調度。及昨來達寇殘金。侵突淮西邊面。非泛支遣外。有所交頭錢米。椿管見存。不曾侵動。但臣恪守先訓。內則潔己。外則戢吏。偶有趨剩到錢七十八萬貫文。又自到任以來。應干事例。并諸司問去遺例冊椿到錢七萬貫文。兩項通計八十五萬貫文。臣既不敢以事苟苴囊橐。又不欲以羨餘上污朝廷。竊見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頻年水旱。加以官吏刻剝。民不聊生。田里細民。尤爲憔悴。臣嘗取到各州縣第四第五等下戶。每年所納夏稅折帛之數。計該八十四萬八百三十貫九百五十四文。臣欲將上項錢代納端平元年兩年兩等。人戶夏稅折帛錢一次。庶幾閭閻賦畝之民。稍甦目睫。或可以上稱明時培植根本。愛養元元之意。其於本所當年分合入錢數。卽無移易虧欠。須至奏聞者。貼黃。臣區區所陳。如蒙聖慈俯垂開納。欲望睿旨降付三省。速賜施行。緣州縣間夏稅。多於二三月間使行。催理欲得百姓及早通知。臣又恐州縣仍襲舊態。黃放白催。欲乞睿斷。專委提舉司覺察。庶得實惠及民。不至文具。并乞睿照貼黃。臣頃備數史官。伏讀官史。竊見淳熙十六年。有旨截留四川提刑司合解湖廣總領所經總制錢。對減四川鹽課重額。時大府少卿楊輔。總領四川財賦。委官考覈。實各減放錢九十萬貫。除截留經制總錢六十萬貫外。總所申奏。乞行抱減三十萬。共湊九十萬貫。以甦蜀民。至今歲爲定例。臣雖驚下。不敢企望前脩。然幸遇聖主當陽。有光淳熙之治。是用援引。期少布宣上澤。所有江東一路九州四十三縣。第三第四等合納折帛錢細數。恐勦睿覽。不敢縷陳。已開具備申尙書省。并乞睿照貼黃。臣再照得前政總領商碩。在任兩年零四箇月。嘗趨

剩到錢五十萬貫文。申獻朝廷。撥付本所支遣。區區之愚。竊以爲朝廷正不計此瑣瑣。故不若散之百姓。爲朝廷少培根本之爲美。兼臣到任之初。已嘗將朝廷未科還米十六萬石。申獻朝廷。不願科降。又將前政總領楊紹雲牒到文割錢內三百六十餘萬貫。撥還朝廷。竊名不敢指占。體國愛民之誼。兩不敢不勉。并乞容照。

奏論今日進取有甚難者三事

臣以報發御前軍馬文字爲職。唯是平日小小疆場之故。不足以仰塵聖聽。至於事關國論。呼吸安危者。萬一邊疆之吏。緩於上聞。利害非輕。所有光州申到本州幹當使臣劉興等。四月初五日申時。供申體探事宜六件。須至奏聞者云云。臣所據光州探報。備錄在前。伏乞容覽。昨臣進奏院報京制司申目。今隴人已去。河南境內。卽無一人一騎。今來光州報。隴人諸項頭目。各還諸州。分屯養種。事勢叵測。竊聞議者謂鞏人已歸。中原空虛。闕亡必克。既克之後。書河爲守。此雖未得近報。以前所見。然今日進取。實有甚難者三。出師守城。必先有糧。陸運則人負七斗。歲百萬石。當用幾夫。又有沿途衛送之兵。水運則汴渠廢已百年。沂流淺澁。又有沿岸抄襲之患。一難也。自潼關至清河三千餘里。須用十五萬兵。又須百戰堅忍。如金人乃可持久。歲月。今南兵及忠義等人。決不能守。二難也。兩淮自平李全之後。京襄自攻蔡州之後。不可再擾。民必爲盜。三難也。以此三難。就使鞏兵盡去。猶不可爲。況乍去復來。有自占爲巢穴之計乎。雖云淮西招到陳、穎、亳三州。彼受錢物而去。鞏兵至城下。我不能救。則又從鞏可知。自淮以北。無非敵境。我師

進退不能。萬一驚潰。又墮隆興符離覆轍。狼狽退守。無糧無兵。未取淮北之土疆。已失淮南之守備。雖悔何及。兼聞湖北沅州羣蠻大亂。江西建昌殘寇愈張。內地外地。若皆蠢動。朝廷旰食。怒臧虛殲。陛下更始求治。本欲嘉靖我邦。以及閒暇。明其政刑。今邊吏乃一切不恤。自爲紛紛。以激目前之變。此臣所爲憂懼而流涕也。國家永樂之役。神宗皇帝臨朝宣諭。有無一人能爲朕言之之歎。臣世受國恩。有君如此。其忍仰負。是以冒死言之。惟陛下深思宗社大計。幸甚。干冒宸嚴。臣不勝愛君憂國。戰栗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指揮。

應詔上封事條陳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凡九事

貼黃奏爲臣應詔上封事。言朝政得失。中外利病。奏聞事。伏候敕旨。貼黃。臣所陳九事。踰一萬言。繁蕪唐突。蓋以情發於中。理散於事。必使盡而後止。臣聞孝宗皇帝之時。羣臣封事有可行者。率以片紙節錄。出示三省。間有御劄聖諭。乃是翦下白劄條子。粘于宸翰之前。如臣今所陳。可采。乞依故事。降出取旨施行。臣伏觀正月一日御劄。令內外大小之臣。悉上封事。凡朝政得失。中外利病。盡言無隱。須至奏陳者。臣恭惟皇帝陛下親政以來。訓吏如師。愛民如子。薄海內外。咸仰至恩。而臣屬將指攝事。職在奉承德意。志慮不度。縣薄。獨租免算。一再奏聞。然此特使事所及爾。若乃國家大體。治道要務。心竊計之。而不得言。口能言之。而不得達。忽奉明詔。大開不諱。百辟庶士。悉使盡言。是人人有所欲。而天從之。子有所懷。而父母啓之。也有君如此。感激流涕。謹條爲九事。以備采擇。一曰。顧天命以新立國之意。昔我太祖皇帝躬擐甲冑。討